

混血的塔城

□黄适远

塔城是一个令人惊讶而着迷的地方。由于常常游弋于东疆和南疆，鲜有踏足北疆，因此，对新疆的认知更多源于南疆和东疆，及至几次到了北疆之后，才感觉到北疆腹地在不动静色中所蕴藏着的多彩和谐。

北疆的城市中，塔城有一种异于其他绿洲的气质。这种气质禀赋的深处来源于塔城本身的历史传承。其实，在新疆绿洲，这种传承是有着共性的。众所周知，新疆最早的居民有塞人、乌孙、大月氏、丁零、匈奴、羌人等。在狭义上的西域曾极度活跃于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各个绿洲。而在广义上的西域，远至里海、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到中国鄂尔多斯大草原都忽闪着他们彪悍雄健的身影。考古学和人类体质学在罗布泊和哈密焉不拉克、五堡的发掘表明，在距今三千年的时候，新疆绿洲的人种混血、文化混血、宗教混血异常活跃，这使古代新疆充满了绚烂极致的色彩。而今，在塔城，我又见到了这种文化基因的沉淀。在感叹于塔城地域文化的开放、大气的时候，我更赞叹于这种多彩和谐。

朋友介绍认识的萨斯科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为他的敦实暗地里喝了一声彩。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和乐器萨克斯非常相近，他的汉名叫谷英福。黝黑的面庞，细长的眼睛，粗壮的身材，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种让我想起古代匈奴人的模样。果不其然，萨斯科是锡伯族，他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鲜卑，而历史上的鲜卑和匈奴之间密切的血缘关系往往使人回忆起那个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铁血民族。算起来，萨斯科家族来到新疆已经有三代了。

萨斯科和他的锡伯族兄弟感情极为融洽。只要是一个部落的，年长的称哥嫂，经常聚会，热闹之极。有关锡伯族第一代祖先到新疆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8世纪清代大小和卓叛乱，引起边防空虚，为了保国戍边，清朝中央政府抽调强悍的锡伯族官兵和达斡尔官兵驻防伊犁。锡伯官兵从沈阳出发的时间是1762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被锡伯族视为西迁日。

萨斯科的家原本在塔城市喀拉哈巴乡柳泉村，由于工作在城里，他搬到了城里，但根还在柳泉村。村里一派桃花源的气质，是一个幽静茂密的小绿洲。萨斯科的堂兄谷福寿老人一家还在这里生活，老人已经80岁了，但思维依然清晰。他回忆说：“我的父亲从伊犁搬到这个村时，这里哈萨克族还很多。锡伯和哈萨克比邻而居，相处得很好。”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萨斯科和谷福寿刚才见面打招呼时，说的是哈萨克语。于是，我问到：“你们之间怎么不说锡伯语，而说哈萨克语？”兄弟俩对视会意一笑：“我们从小和哈萨克族一起生活，受哈萨克族影响大，说哈语利索，

但也懂锡伯语和满语。”

谷英福的妻子是达斡尔族，儿子娶的是汉族姑娘。在塔城类似谷英福这样的多民族家庭比比皆是。很多人家是多达5个民族组成的家庭。出乎我意料的是，塔城也有不少达斡尔族。新疆的达斡尔族和锡伯族一样，也是在清代由中央政府直接下令从东北迁来守卫新疆的。阿西尔乡是达斡尔族自治乡。达斡尔语中，“是”“调皮”的意思。原来的阿西尔，叫瓜儿本社，意思是“三眼泉”。至于为何叫阿西尔，有一个小小的传说。最早搬到这里的两户人家灌溉浇田,用的泉水都是三眼泉，有天，有一家发现自家的土地经常缺水，便到泉眼上看，一瞧是邻居家调皮的孩子因为玩水经常把泉眼堵上，于是就教训这几个孩子“它不阿西尔”（不要调皮），但顽皮的孩子们却扮着鬼脸送给他“阿西尔”的编号，于是，三眼泉变成了“调皮”。站在这里，想想多年前的孩子的捣蛋，到底忍俊不禁。只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过后，人消失在土地里，但土地却依然沉默不语。

有关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也令人倍加关注.达斡尔族的祖先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已经确认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文献记载契丹为:“唐时契丹君长为太贺氏,玄宗以后遥辇氏继唐末始移于耶律氏.”现在,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在内的“达斡尔”,就是“太贺氏”的音转.如同锡伯是鲜卑的转音一样。

甲子是达斡尔族，阿西尔乡文化馆的馆长，一直以来，关注于达斡尔族的文化，在本民族的音乐舞蹈上颇有造诣，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作曲家。几十年里，他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了《达斡尔民间歌曲》140多首，《达斡尔民间故事》40余篇，《达斡尔民间舞蹈》16套，《达斡尔民间谚语》300余条，《达斡尔饮食文化》14个品种，堪称丰硕之至。他努力地记录着自己民族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

知道达斡尔族尚有萨满的风俗，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我到达的前夕，甲子正在忙着筹备6月8日的沃其贝节。这个节日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沃其贝节是一种祭祀仪式，源于何时不可考，但据我个人的猜想，应该和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有关。沃其贝也叫斡包祭。斡包坐落在高岗上，是用石堆砌成金字塔型的祭坛，中间插着树枝，表示天、地、山、河众神之位，路过此地的达斡尔族人，都会认真地找一块石头虔诚地放上，表示内心的崇敬。放眼望去，挨着一棵树的斡包被各样的石头摆放得整齐而工整，看得见这个民族内心的光亮。

8日一大早，我就在一棵树村的一角，安静而期待地看着这个古朴的节日。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的达斡

尔族人，带着一天的饮食陆续来了。只见先来的将斡包上个别掉落的石头小心地放上去，有的把树枝仔细地插在斡包中间。后面的来者则是神色郑重地把不同颜色的布条系在树枝上，再深深地鞠躬。接着在斡包前的祭坛上摆上糖果点心、三炷香和三盏爪勒（类似火把灯），然后祭祀就开始了。

甲子出现了，此时，他已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成为庄严的萨满师，而不是那个才艺通达的先生了。通晓萨满的被称为“巫”,和“舞”是一个意思，是最早的职业舞蹈家。他们是沟通天地神和人之间的主要使者，具有“通灵附体”、“通神”的职责。萨满师被达斡尔人称为“巴基斯”，主持祭祀众神和祖先，作为和神灵的沟通者,以使自己的家园风调雨顺、人畜发达。

巴基斯，我们眼中的甲子此刻在他的世界里遨游。他先念祭文，那是达斡尔语。巴基斯的祭文在顿挫中敬献了神灵和天地诸神，然后，巴基斯跪下向斡包敬酒磕头。作为第一轮 的祭祀即宣告结束。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商讨今年的生产和生活事宜，当诸事顺利商讨完毕后，杀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要以羊血祭斡包，煮熟羊肉开始第二轮的祭祀，然后巴基斯敲响萨满鼓打开通天之门，和众神对话，借诸神之力驱逐妖魔，在场的人们在巴基斯之后，绕斡包转走。做法结束，刚好三圈。这个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汉书·匈奴传》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这是融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歌舞集会。

其后，巴基斯将煮熟的羊头摆放在祭坛上，众人分男女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开怀畅饮。老人们唱起古老的歌曲，年轻人应和着，一曲接一曲，一首接一首，高潮时分，所有的人们围成一圈，有节奏地跳起本民族的舞蹈——贝勒别舞，模仿原始的狩猎、捕鱼、走马，以及山羊顶角的动作。舞后，接着进行摔跤、拔河、赛马等比赛，阳刚十足的活动复制着祖先的粗犷、刚健和欢乐的气氛。参考文献的记载，这种祭祀、好歌舞、集会和文献恰恰极度吻合，恐怕不能用巧合简单地去解释。

历史的还原，尽管可能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可能性，但我依然愿意固执地猜想，每一个民族在遥远的历史上，有着今天无法想象的融合、交流，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又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丢失自己民族的一些信息，可能在同时，又获得新的信息。他们或许又在某个草原、在某个绿洲相逢又别离。在各自的民族文化系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毫不奇怪，历史就是在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中跌跌撞撞地用铁和血、剑与风，用金戈铁马、用和平的歌舞建立起来的。



每年清明前后，去南方过冬的野鸭就会呷呷叫着陆续飞回北方。生活在大兴安岭东南麓的诺敏河、甘河、多部库尔河流域的鄂伦春人,很早就有春季开河时节猎食野鸭的习俗。野鸭在鄂伦春语里统称为“尼科晨”，打野鸭则叫做“尼科晨贝伊特恩”。它们沿着松花江、嫩江溯流而上，向着梦中的故乡呼伦湖甚至更加遥远的贝加尔湖不知疲倦地飞去。其中有一些野鸭会在我的家乡——水草丰美、河汉密布的诺敏河上游托河乡境内安家落户，产卵孵化。等到秋风再起的时候，它们会带着一窝刚刚会飞、稚气未脱的鸭宝宝飞到南方，如此循环往复，年复一年。

托河乡是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其他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乡，这里的鄂伦春人自古以打猎为生，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狩猎文化。过去每年大约4月中旬开河的时候，是猎民们打野鸭的最好季节。此时的野鸭最为肥美，清早骑马出去打几只拎回来，便能做出一道香喷喷的时令佳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道“野鸭炖土豆”算是淳朴的鄂伦春人招待亲友客人奉献出的全部热情，再喝上一杯醇香的“嘎仙白酒”，真是道不尽的亲情友情。

鄂伦春人对野鸭的分类极为详细，对不同种类的野鸭称呼各有不同。当然，不同种类的野鸭从南方飞回来的先后顺序也是不一样的。最先到达这里的大白鸭叫做“乌田”，这种野鸭体型最大，是野鸭种群里的“王者”。它们有着鸬鹚一样的尖嘴巴，公的黑背、白肚，母的银背、鹅黄色的肚子，橘红色的脚掌非常漂亮，像一对小小的船桨。大白鸭性格孤傲，它们总是一公一母远离鸭群，在山河湖泊间双宿双飞，像一对神仙眷侣；紧随其后的是小白鸭“慕尼黑”，它们的形体较小，颜色比较简单，公的黑背、白肚，母的灰黑色。一群小白鸭飞过来的时候，翅膀的共振会带着一种悦耳的声音，有经验的猎人不用抬头看，就知道飞过头顶的是一群淘气的“慕尼黑”。然后是绿头鸭，叫做“塔日米”，它的形体比“乌田”稍小一点，黄绿色的宽嘴巴，公的头部呈绿色，身体青灰色，两边翅膀上有花纹，母的穿一身黄底黑斑的花衣裳，它们的脚上也仿佛穿着一双橘红色的小靴子。在产卵的季节，它们的表现最为缠绵。公鸭总是优雅地滑动着橘红色的脚掌，深情款款地紧跟在母鸭的后面，轻轻地驱赶它，慢慢滑向静幽的河滩深处。接着是麻鸭“伊日给”、拳头大的“契阔”……还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尖嘴小白鸭，嘴巴和脚掌都是灰色的。但这种野鸭数量很少，轻易见不到的。

从肉质上来讲，野鸭的肉要比家鸭硬得多，烹调时需要有足够的火候方能煮

烂。猎民爱吃的是“塔日米”和“伊日给”，“乌田”的鱼腥味最大，需要风干后再吃。

打野鸭可是个技术活儿，野鸭的警惕性极高，人不好靠近。远远地看见河里的野鸭，猎手要小心翼翼地摸过去，快到跟前时匍匐前进，全身像个壁虎一样紧贴在地面上向前爬，中途还不能总是抬头观望，常常爬得满身泥土，汗流浹背。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有时只拉了一下挡住瞄准视线的一根草棍，野鸭就会立刻发觉，“扑啦啦”全部飞走，留下猎人望“鸭”兴叹……野鸭在水里游的时候身体只露出两厘米左右，并且游来游去的像个活动靶，这样就对猎手的枪法要求很高。一个好猎手必须要会准确地目测距离，调整标尺，还要掌握好射击的提前量。鄂伦春人有一句谚语：“能打着鸭子的猎手就能打着鹿。”可见会打野鸭的猎人都应该算是神枪手了。

这里的猎民从不打天鹅和鸳鸯，因为他们认为天鹅是极富灵性的飞禽，打了不吉利。而鸳鸯是自然界一夫一妻制的典范，它们对伴侣的忠诚令人感叹，如果有人打死了它们其中的一只，另一只会发出哀婉凄绝的叫声，盘旋在半空中，久久不愿离去。等到6月野鸭孵卵的时候，猎民们就不再打猎了。

与很多人打野鸭用砂枪或者火銃不同的是，这里的猎民们通常用的是5.6毫米小口径步枪，这种枪是当年发给猎民用来冬天打灰鼠和飞龙的，到了春天，猎民也愿意拿它来打野鸭换换口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种打单发的精度很高的枪对初学打猎的孩子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从小锻炼他们的射击技能。像鄂伦春族运动员葛畏烈，从小生在猎民家庭，被选送到国家射击队以后，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为家乡争得了荣誉。

1996年1月23日，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宣布禁猎，猎民们交出了心爱的猎枪，大河边过去猎鸭人走出的小道不清晰了，天空中再也听不到“小口径”清脆的枪声，一同消失的还有猎民打野鸭的习俗，猎民们也慢慢懂得了保护野生动物、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

这几年，野鸭的数量渐渐多了起来，我从大杨树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见刚刚开始融化的河里来了一群野鸭，它们有的在水中嬉戏，有的在冰面上睡觉，真是可爱极了。

这些报春的精灵啊，你们好吗？

汽车转入蜿蜒的山路，仲夏时分，清晨的山里已微微有些凉意。车窗外，早晨的阳光暖暖地穿过山间的薄雾，令眼前的景象一会儿朦胧一会儿明朗，刹时间让这神奇的峡谷更添几丝神秘。偶尔还会有七彩的光环在阳光下稍纵即逝，美得令人炫目，感觉好像儿时握在手中的万花筒一般变幻莫测，心里总想把最美的那个图案留住，它却总是无痕的从指缝间滑落，叫人心里长满了遗憾。清新的晨雾弥漫在空气中，散落在一双双充满喜悦的眼睛里，我忘了仪态伸长脖子想看远一些，才惊奇地发现这里原来没有远方。高山连绵数百里，一座接着一座像屏障一样挡住了人们探寻的视线。山下随处可见玉带似的瀑布飞流直下，美得犹如仙境。若不是车在行走，我真想跳出窗外，去捧一把洁净的山泉，洗洗我久居城市堆积满身的尘埃和疲惫。我的眼贪婪地四处搜寻着，生怕错过每一处微妙的细节。这个时节，是怒江峡谷最美的季节，充足的雨水让整个峡谷充满了盎然的生机，漫山遍野的野花迎风摇曳，那是在欢迎我们吗？

汽车沿着颠簸的弹石路前行着，一路上满是躺在山路上晒太阳的牛羊，汽车经过原始的村落好像并没有给它们带来什么惊喜，喇叭响起，面前只会有两种结果：悠闲而漠然地回望一眼，继续闭目养神，任由你按喇叭；也有喇叭刚响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嗖”一声弹地三尺跑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道谁吓着谁了。倒是那朴实的牧人让到路边对你挥着手咧开嘴善意地瞅着你笑，笑时满口嚼过槟榔的黑牙虽把人吓一大跳，心里却又禁不住为它们那份淳朴无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新奇感。

经过数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怒江第一湾——丙中洛，这是怒江在云南境内的最北处，也是最接近西藏的乡镇。曾在某本杂志上看过，说现在这里正修建一条翻越碧罗雪山，将怒江与澜沧江贯通的车路，一旦修成后就将形成环线，将中间梅里雪山与怒江的“山水文化走廊”连成一线。几个世纪以来，怒江两岸居住着藏族、傈僳族、怒族、白族、傣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各自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传统。

乡里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兴冲冲地坐到桌旁，看到满桌的菜，令我感觉好像进了城里饭馆一样，本来想象会是地道的山茅野菜，心里不禁有些许失望。一旁的友人拼命吃着一碟蕃茄炒鸡蛋，嘴里连说：“快吃快吃，这可是真正的农家蕃茄农家蛋，真香啊！”

乡干部忙说：“对对对，快吃。喜欢就好，我们农人的生活现在可是越过越好了。这不，我特意叫人到远处的养鸡场背回来的鸡和蛋，就给你们吃个不惯山里的口味呐。”我笑得喘不过气来，这世界真是奇妙，传统的开始追求现代的，谁知现代派早已厌倦一切又回头来追寻传统的东西了。但山里的人是如此淳朴善良，他们的真诚和对人毫不设防的心态叫我感动和自惭，这顿饭我吃得特别香。

饭后我们走到了怒江边，由于山峰太高，峡谷太深，站在江边往上看，蓝天不过是一条狭长的月牙般的缝隙。“两山之间必有川，两川之间必是山”。山川河流哺育了在这里世代生长的傈僳族，长年生存于条件艰苦的山林与峡谷，令傈僳人的血液里天生就注入了坚强与刚毅。

再往下看，怒江水翻涛奔腾着，声震四野，我被这大自然的勇猛声势给镇慑住了，真正领略到为什么古人会冠以此江为“怒”江。这咆哮着奔腾远去的江水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在它面前，深感人类是如此渺小，仿佛瞬息之间便会被凶猛的它完全吞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不仅沿用了怒江的名称，全州20多万人口紧紧依偎着怒江的激流沿江居住，可以说它是在怒江峡谷中被怒江水浇灌出来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怒江，平地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据说至今还找不出一块像样的足球场。兴致勃勃的我们沿着江边走了好长一段路，在转了一道弯之后，眼前忽然换了别样景致，奔腾怒吼的怒江消失了，只有一条静若秋水的碧流蜿蜒流向远方，仿佛怒气冲天的汉子终于耐不住群山和流云的深情抚慰，向世界展现出铁汉柔情的一面……被如此静美的怒江再次震撼的我，不禁喃喃自语：怒江啊，奔腾咆哮或静若秋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江对面郁郁葱葱的群山更增添了怒江的美感，据说这一带的山脉是云南省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区域，我想这一定是怒江的威力镇住了那些砍伐森林的人们，所以才会保全了这一带的森林。我还为两岸相爱的男女担忧，如果他们对歌出了感情那可惨了，怎么相见啊？谁知几分钟后，才知道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

乡人专门带我们到怒江边领略了一下溜索的乐趣，原来要过江有个绝妙的方法，携带一个有滑轮的铁环，一条麻绳系住铁环固定在腰上当安全带，随手在江边扯把草叶便可当“刹车”，几秒钟内就能顺着固定在两岸的铁索飞越这200多米宽的江面。友人们跃跃欲试，有两个勇敢的已溜过去又溜回来了，游说我比玩过过山车还过瘾。后来，村人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装化肥用的竹箩，因为当地人常用它来装化肥或牛羊的糞便，在当地便叫做糞箕，他们将四个角用麻绳捆绑好拴在了滑轮上，我实在难以拒绝乡人们的热情，走进了这还残留着化肥的“土飞机”，冒着“生命危险”尖叫着飞越了怒江。我一直瞪大双眼死盯住系在滑轮那端的绳索，生怕它突然断了。过后我才发现自己不是一般的傻，只顾看上面，怎么就忘了我坐在那单薄的糞箕上，如此沉重的身躯更有可能令糞箕不胜负荷掉下江去，不禁哑然失笑。

晚上，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村里人勉为其难地不再做什么丰盛的酒菜，只为我们准备了一些乡间小吃，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是绝对上不了台面招呼客人的。我们喝着酥油茶，夹着咸菜吃着当地一种名叫石板饼的点心，此饼无论拿在手里看眼里都与一块青石板无异，绝对想不到入口的感觉是如此松软香脆，淡淡的荞麦香味，加上爽口的咸菜，口感一流。这才是我心目中希望的原汁原味的当地美食。

村里来了客人，爱热闹的村民们像过节一样，自发地在空旷的场子上烧起一堆篝火，大伙一晚上围在篝火旁，唱歌、跳舞、喝酒直到天亮。意想不到的，一位有着亚热带地方特有健康肤色的傈僳族姑娘突然来到篝火旁，笑盈盈的眼睛里，风情中透着干练，令全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热闹与疯狂起来。一旁的露天土灶里煮着一大锅喷香的糯米水酒，让人们随意取食，泼辣的姑娘一手扯着拖曳及地的深蓝色百褶长裙，一手端着大碗酒，“蹬蹬蹬”颤动着丰满的身体走向第一位男士。小巧有个规矩，敬酒只敬男性，而且必须要喝同心酒，圆润小巧的姑娘需要踩上一个凳子与男子双双捧着碗嘴对嘴喝下面的酒，遇上不老实想少喝酒的男人，姑娘就会喝着喝着突然瞪着大眼睛将灵蛇形的舌头滑滑地游向对方，据说这样整碗酒都会被打方着了魔似的喝下去。同行最帅的阿健与黑妹子喝同心酒的时候几乎成了整晚的最高潮，黑妹子一个人一路过来已敬了十几个男子，双颊已泛起绯红，她踩上凳子还是够不着一米八几的阿健，便瞪着黑幽幽的大眼睛望着阿健，一只手撒欢地圈住他的脖子，汗水和着酒水早已弄湿了 she 单薄的浅蓝色小背心，一串银色的小项圈在她不停起伏的胸前闪着亮光，整个人风情万种透着一种健康的野性美，只见她圈着阿健的手突然往下一压，早已迷糊了的阿健“咕咚”一下整碗酒全下肚了，所有人不自觉中都拍起了手掌，简直太精彩了！好比看了场西班牙斗牛赛，打败下来的阿健红着脸的样子分外可笑，好像还在回味刚才那激情的一幕没清醒过来呢。

我感叹着，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傈僳人从青藏高原到川西河谷，再到澜沧江、怒江峡谷，数千年的迁徙、游走，他们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的崇山峻岭。在今天各种民族文化不断被闹哄哄的旅游市场化侵占的同时，这个世代代在险峻的大峡谷边生长的民族，这个惯于在刀尖上行走、火塘中舞蹈的民族，依然如此率真热情、豪迈奔放，就像那奔腾不息的怒江一般。他们将自己灿烂鲜活的民族文化，在每一个旅人面前宣泄得淋漓尽致，那强大的民族活力是令人感叹和震撼的。

离开了怒江，离开了大峡谷，此行的愉悦，比我的想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听惯了城市车水马龙的嘈杂，看惯了七彩霓虹闪烁的街道，我们有多久没有真正感受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有多久没有看过黛蓝色天幕下闪烁的群星？有多久没有呼吸过清新自由的空气？有多久不再没心没肺地大哭或大笑？面具越来越厚，防盗门越装越结实，人们似乎忘了，世界变得如此复杂，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再简单。

希望将来有一天，走在繁华都市的街道如在这样的简单宁静的小村庄里一样，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幸福，和每个遇见的人打招呼，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微笑，对有需要的人伸出一双温暖的手，那样简单而又快乐的世界，多么让人向往。

怒江映象

□禾素（傣族）

